

◀ (上接12版)

can go”，译成“彼与吾可以去”。全书分为“字母表”、“两字词”、“三字句”，直至“五字句”等，最后为“宗教课程”（Religious Lessons），包含一些基督教宣传，如“God gave me”，译成“上帝造吾”等。二是每一课中均有“教师指导”，这是谢洪赉加入的，以此针对课文的教学要点，对教师的讲授技巧加以指导和建议。在特别为单词搭配的备注“发音”（Pronunciation）中，着重强调了发音时唇、舌的位置，力争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打下良好的口语基础。三是每二到三节课，有“复习课”（Revision），列出容易混淆的字词以备察看。这一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为后来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这一系列教科书的影响力很大，胡适、梁漱溟、郑晓沧、钱玄同、章克标、戴家祥等人，早期学英文都是读这批教材。有位杨宇霆，在1902年清朝政府选派赴日留学生测试外语时，据说把《华英进阶全集》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也可以证明这一教材当时非常风行。1907和1908年张元济给正在学英语的光绪皇帝呈进书籍，其中就有《华英进阶全集》。可以说，商务印书馆选择“印度读本”Primer作为打响教科书市场的第一炮，是商务创办人“市场调研”与英语专家谢洪赉“学术分析”的双重选择结果。尽管商务印书馆初创之际没有“英文部”，但这两本书是英文教材中出类拔萃的读物，谢洪赉实际上是“英文部”成立前最重要的负责人。

颜惠庆和《英华大辞典》

颜惠庆是江苏上海人，父亲颜永京是晚清著名的华人传教士和西学翻译家。童年时代的颜惠庆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培养了良好的英语能力。1895年颜惠庆赴美留学，先入圣公会中学，后升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899年，留学期间的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另一位编辑王佐廷合作订正了邝其照编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900年毕业回国后不久，他即被上海圣约翰大学聘为英文和数学教师。在圣约翰大学教英语的时候，他主动用英汉互译的素材，编了一本《华英翻译捷决》读本，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由100课组成，类似教科书。

考虑到当时社会对英文辞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邀请颜惠庆来编一本《英华大辞典》。颜惠庆当时还在圣约翰大学当老师，就带领毕业生严鹤龄、徐善祥、周贻春、曹庆五、俞庆恩、赵国才、陈达德、谢昌熙、周森友、徐铤、张文廷、吴遵潮等，参与《英华大辞典》的编纂。这批人后来有不少进入商务“英文部”做编辑。1908年，《英华大辞典》正式出版。这本书以外国《纳韬而氏字典》为底本。但由于最早的英汉字典大多是传教士编的，多数科学译名尚未经过专门审定，也无统一的译名方法。为此，颜惠庆收罗和参考了1860年代以来各种翻译书籍中所使用的译名，包括中国教育会、中国医学会的出版物，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各种名目对照表，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及严复翻译的名著等。

《英华大辞典》全书收字12万，共3000页，附图1000幅，附录5种。这本书的附录很有特色：附录一“英文引用邦字语解”，收录英文中常用的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1200条；附录二“略字解”，收录缩略语1200条；附录三“记号汇释”，收录88种数学、商务及文法常用记号；附录四“英华地名录”，是1400个中外地名的中英文对照；附录五“人名字汇”，收录9000多位国外名人的国籍、身份和生卒年份。这么一来，这部《英华大辞典》就不是一般的辞典了，而更类似“百科全书”。我们现在把题签、序言、注释称为“副文本”，张元济很知道如何利用“名家”营销——请盛宣怀题签，请严复写序，当时非常轰动。严复在序里对这本辞典的评价非常高，说它对清末社会英文学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归纳一下《英华大辞典》的几个特色：一是在旧有辞典的基础上，从当时权威性的几本英美辞典摘译新出现的条目及释义；二是内容比商务印书馆之前出版的同类英华辞典更繁多丰富；三是译文力求准确；四是列出了专门术语，且插图之多大大超过以前同类辞典；五是该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初具百科辞典性质，在清末西学和洋务急需而工具书异常缺少的情况下，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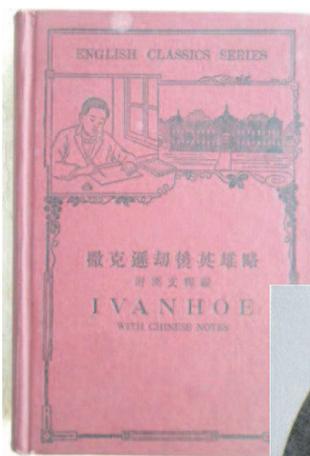
1908年，颜惠庆步入外交界，作为二等参赞随同伍廷芳出使美国。在此期间，他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兼职。比如，他校订了《习用语词典》的译稿。同时，他代表商务印书馆与美国一些图书公司写信联系，为商务印书馆取得其他英文书的版权努力。1909年，他还为陈荫明译英国提克松著的《英语成语辞

林》做过校对。

邝富灼及其编译的英文教科书

在编译所“英文部”正式建制前后，作为编纂英文教科书编纂中枢主力军的，主要有三个人：谢洪赉、颜惠庆、邝富灼。其中，邝富灼是“英文部”中编纂英语教科书最多的学者。邝富灼1869年出生，1938年去世，是华侨之乡广东台山人。邝富灼出身穷苦人家，7岁读书，12岁跟着父亲赴海外打工。在赴美途中，他开始向同行者学习英语。到达美国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公理会教士设立的夜校中学习英语。17岁时，他加入基督教救世军，前往太平洋各城市布道。由于他很努力，他从小厨师升为太平洋岸陆军大佐的书记员。他曾说，能有这一阶层的变动，自己流利的英语起了很大作用。1897年，他进入公理会设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克雷梦城的盘马奈大学读大学预科。1902年，他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190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1905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英文学、教育学二科，19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邝富灼1907年回国，首先在广州方言学堂任教员，接着参与留学生考试，获得清政府颁发的文学进士殊荣（作者注：1905年废除科举，但留学生回来之后可以参加考试，赐予进士的荣誉，严复、伍光建、邝富灼都获得过这样的荣誉），并因此被清廷授予邮传部尚书一职，他认为，当官虽然钱多些，但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英语教科书对中国英语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于社会作用会更大。在颜惠庆辞职后，邝富灼继其位被聘为“英文部”主任。后来商务印书馆读本能有这么大发行量，与邝富灼的个人努力有很大关系。

邝富灼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对英文教科书的编译。1908年他为商务编了《英语会话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发行量非常大，到1912年再版了7次。1909年邝富灼还完成了《英语作文教科书》。因为邝富灼在中国推广英语教学方面的成就，1922年他的母校盘马奈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邝富灼有一个特点：一边编印教科书，一边考察周边学校英语教学的状况。1908年，他常去苏州当时教授英文的模范学校——毛实君所办的英文专修馆参观考察。这一“编”“教”合一的方法，让他能够把英文教科书的编写，与英语教学的



←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对照读本



→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主任邝富灼

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这是很有远见的做法。

从1908年至1929年前后，邝富灼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达20多年。相关统计表明，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科书多达81种，所有的英语教科书都经邝富灼本人审定，直接署名由他编纂与校订的英语教科书就有21种。邝富灼还主持编纂了大量英语教科书和英汉词典。作为“英文部”主任，邝富灼花费大量时间校订他人的著述，1909年他校订了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编写的《英文益智读本》（The Useful Knowledge Reader），这是一部学习西方科学基础知识的简明英语读物，共32课。书中选用常见的鱼虫鸟兽及工艺、简单的生理为题材，如猫、蜜蜂、稻米、眼睛、蛇、丝绸、牛、茶、牙齿等。1909年他校订美国孙明甫（R. S. Anderson）编纂的六卷本《（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Commercial Press] New English Readers）和《新法英文教程》（Beginner's English Lessons）。当时英文读本大多为英美学者编写，因此书中往往采用英美历史人物等作为素材，与中国学生的口味未必完全切合，而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特邀出生在苏州、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美国孙明甫编辑，并通过邝富灼的悉心校订，使《（商务书馆）英文新读本》取材合于中国的性情风俗，“尤以振起国民之观念为主”。另外，很多研究者都表示，四五十年前，国内读过中学、大学的莘莘学子，几乎都读过邝富灼编写的课文和课外读物。包括《英文杂志》和《英文周刊》，这是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出版的两本重要刊物。

邝富灼性情温和，非常认真，不苟且。他对于商务印书馆忠心耿耿，工资按契约以银两计算，所有积蓄全部投资商务股票。而且他对“英文部”一切用人行政自信不疑，要求十分严格。

商务印书馆“英文部”英语读本编撰的一些特点

我刚才提到，商务印书馆从1898年推出《华英初阶》，统计出商务印书馆自1898年推出《华英初阶》至1911年的14年间，前后该馆共计出版各种类型的英语读本126种，平均每年多达9种，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数量。从182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为英华书院学生编纂英文文法书《英国文话凡例传》开始算起，70多年来，不管是教会系统、官办学堂的出版系统，还是书坊系统，都没有这样规模的英文读本的出版。即使是现在，也不是每个出版社每年都可以推出8到10本英文教科书的。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晚清英语读本的编纂和出版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标志着近代中国英语读本出版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同时，这还说明民营出版机构取代教会和官方系统成为英语读本编纂出版的主角已成定局。商务印书馆能执近代英语教科书市场之牛耳，与其特别重视各类英文教科书的编纂，且在编译所成立之初就有“英文部”的建制，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编纂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转14版) →